



我也談談 敬僧問題

佛法僧名為三寶，人都知道。而三寶有四種

(一)一體三寶，亦名同體三寶，亦名同相三寶。一一之體，同具三寶之義。佛之體上有覺照之義為佛寶，法住法位為法寶，法法相融為僧寶。(二)理體三寶。於真如理體立三寶，真如之理體視覺性無違靜過。(三)化相三寶，又名別體三寶，又名真實三寶。此中大乘之三寶，諸佛之三身為佛寶，六度為法寶，十聖為僧寶；小乘之三身為佛寶，四果為法寶，四諦十二因緣為法寶，四果緣覺為僧寶。(四)住持三寶，佛滅後，佛像為佛寶，三藏經文為法寶，剃髮染衣的比丘僧為僧寶。(一)(二)限于大乘；(三)(四)通大乘。本文所談敬僧問題，是指第(四)種住持三寶的比丘僧。

比丘僧一向是凡聖同參，看梁武帝問誌公曰：「朕欲齋僧，而僧多無行」之言，可見在六朝時代已是一樣地龍蛇混雜了！而觀無量壽經云：「恭敬三寶，奉事師長」。經的原旨，無專指賢聖僧，及專指有德師長之義。梵網經疏說：「請僧應依次第請。世人擇請賢聖僧起分別心，不名如法」。佛制七衆律儀，以僧為衆中尊，亦不揀凡聖，只要是剃髮染衣的便尊於衆。佛律僧不拜俗，堂頭和尚不拜諸天，不拜王者。這樣看來，比丘之尊嚴，可謂到了極限。佛說衆生平等，何以對比丘僧特別偏愛到這般田地？

寬袍，稍具修行外相；而又多是垢穢骯髒，若近前四五尺，便汗臭撲鼻，中人欲嘔。諸山雲水堂內，爭吵打架亦時有所聞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八識田中的敬僧種子，遂無法現起。諸山雲水堂，皆從禪學而來。他們盜取禪門勁斂，來發掘儒學，六經論語學庸的寶藏。所解格物致知，所謂存誠主敬，所謂心要在腔子裡，和怎樣是心齋忘忘？怎樣存養省察？無一而非禪宗緒餘知見的改牌賊物。他們又創立書院來代替叢林，師生拈提，激揚儒風。如象山陸冬在鷺湖書院，講「君子喻於義；小人喻於利」一章。諸生數百人，發奮心志，有汗下揮扇者，亦像煞宗門說法作略。宋儒遂放起理學的異彩。駭駭乎欲取諸方義席而代之。可是書院只管崇垣峻宇，學生只管累萬盈千，結果還是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。二程朱陸的心法。卒不能綿歷久遠，會幾何時，書院變為製造士子干祿之場，理學薪傳，只剩下堆積如山的遺蹟。遂猛認識比丘僧住持三寶之重要性。這因書院只有俗士生徒，皆各有妻兒世累，無法訂立永久保持僧門家業的組織方法。而佛門却不行了，佛門有得受人天供養的僧為住持，僧賢可修行人天目，僧愚亦可看守山門，佛法恆存，定萌芽，故佛法僧為梵文的。警有田有種，遇雨決成！筆者對於此點認識清楚，往後對僧尼的敬心便油然而生。

自然會走入菩提路上了。王君問言，既然有省，筆者這番說話，詳在廣州佛教圓音月刊第二期。與太原一夕話一文內。

話雖如此，但只責在家人「敬僧」，而僧不知「自敬」，這又終是不行的。上來的話，是筆者在居士身時。又處着護法立場，不能不就自己一邊說法。如今我已出家，若對着前話，便覺有些那個了。試看泰國，他以為佛教為國教，暹俗遇着僧出化食，雖公卿大官，亦跪在路旁讓行，全國上下，四事供養，必恭必敬，禮儀之隆，亦可說達到極點了！而所聞暹僧內容之腐化，亦與吾國無大差殊，亦未聞該國有何具眼衲子出世。當此原子時代，彼此飽食終日，大夢沉沉，不知「自敬」，佛教前途，能够捱得過時代的淘汰嗎？

時彥續明法師，亦擔心此點，師最近贈我一冊他所著的「佛教時論集」內容第一篇佛教面臨考驗大致說：佛敎之由衰，於僧格墮落，而不是致義的貧困，寺廟僧伽，沉醉在苟且偷安。甚至於人，有害民衆的造孽錢，恣情地去享受。這種無益於人，有前宣布他的死刑的。師這話甚對，他一群衆在那裡去？一篇，列舉「獅虫型」，「半獅虫型」等僧類。如溫燄燃屎，皆我所欲言而未便盡言的。談主持佛法一篇說：「僧伽必須先認識佛法面目，把佛法的思想搞通了，曉得究竟甚麼才是真正的佛法，把那些偽的相，根本不是佛法的佛法一律剔出去。然後如法如律的身體力行起來，以行動來糾正世人對於佛法的錯覺。這樣行之日久，才能對主持佛法的事業有所補益。」師這話與筆者所說僧伽不知「自敬」，終是不行的涵義，正如桴鼓相應，最獲我心。其餘他「關於出家學道」，「論罷道還俗」，「論提倡生產，以拯救佛教」，「一多作有用準備，少打寬枉主意」各篇，皆是目前僧伽醒夢，竊與禪林青年法師此集，宜為廣印，寄僧伽雙翼。筆者本文訓，主「敬僧」，一揚善，一警惡，輔成雙翼。筆者本文曰：「禮敬時為大」，我敬即禮敬，持業釋也。又曰：「有心入又怎能無言！」僧伽不知自敬，復不知時大，有心入又怎能無言！！

（編者按）本文作者「融熙」即前香港圓音主編湯瑛老居士出家後之法號。